





墨子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
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
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
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
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
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

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
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劔者其不義又甚入
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
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
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
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
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
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

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
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
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
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
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
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
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

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
從而譽謂之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
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
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
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
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
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
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
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歛今
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
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
住而靡弊腑冷不及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
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及者不可
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

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

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

務者也飾攻戰者也言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夫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

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故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

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比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

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
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
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
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
速故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
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
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
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
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
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
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
道奉甲與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
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
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
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
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

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

同養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

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愚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溷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闔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罪死無殺以譚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

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
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
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
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
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
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
衆卒不利和威不圍害之不义爭之不疾孫
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
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
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
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
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义者
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
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紉則
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
馬之罷弊也慢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

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䟽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遼遠糧食不繼餓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厠役以此饑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宥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水地坼及泉

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楹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巳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至祭天有輅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鸛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

失時兼夜中十日雨王于薄九鼎遷止婦妖
睿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
道王兄自縱也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
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
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沉漬殷紂
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
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
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
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
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
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
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
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緊
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
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弁國之故四分天下
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

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

矣譬若傳子之爲馬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

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臣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

終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爲政天下
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
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
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
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爲冬
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

加清者芊鮪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
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
鮪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圉
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
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
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鮪不加者
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
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

利者芊鮪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
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
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
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
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
也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
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
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

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
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
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
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
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歛厚民
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
與師以攻伐鄰國又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
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
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佞橐攻城
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
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
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
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
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

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
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而不卷
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
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
群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
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
止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
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
香之和致遠國珍恢異物何以知其然古
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
所出入莫不賓服建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
藪不重飲於土埴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
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
之法曰冬服絀緇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
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
弗爲古者聖王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

教民以兵行日帶劔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拆此劔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建夏下潤濕上重丞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

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

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

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

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

也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
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又喪實不
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此非仁非義非
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
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且
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國家百姓之
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
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又
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
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又喪者言以爲
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
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
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
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
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挺壺盥
戈劔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

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縗經垂涕處倚廬寢苦枕古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饑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隤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

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噐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又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求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

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年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姑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隤顏色鰲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不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

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第
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
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
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
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
則無食也內續矣吾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
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
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衆而毋負已也治

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
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
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没天下失
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
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
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
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者無積
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

今惟母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
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
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
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
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
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
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
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

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
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
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
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
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
所哉故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
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
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

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
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
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
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
墨子曰不然昔者堯比教乎八狄道死葬蛩
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泥
而後哭滿埴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
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

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
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
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埴土地之深下毋
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
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
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
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

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操璧玉即具戈劔鼎鼓
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
必捶埵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
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
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
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
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
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
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
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
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
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
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
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
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

之道也今執厚葬又喪者言曰厚葬又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翰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第其夫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秉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

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俱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終

墨子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

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弟兄所知
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
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
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
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
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
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
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

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

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義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

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牝牛羊豢犬彘潔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

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

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賊人者此為之厚

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
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
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
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
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
不牒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
上帝鬼神天有色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
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

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
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
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
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將
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
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
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
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

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
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
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
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
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
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
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園曰中者是也不中者
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
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
大其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
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
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
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
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

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
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
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
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爲
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
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
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
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

侯諸侯之貴大夫僭明知之然吾未知天之
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
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
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
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
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
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
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駟天明不解之道也知

之曰明哲維大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

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寃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

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
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
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
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
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
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
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
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

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
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今
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
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
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
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
人不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祟也若已不爲
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

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
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
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
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菑
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君子中實將欲遵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
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
當君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

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
天下而愛之擻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
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
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
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
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以
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
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

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
不爲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
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
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
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
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
天下而愛之擻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
天之所爲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

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
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
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
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
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
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
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
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

矣憎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

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

既可得留而已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
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
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
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
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
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
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
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

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
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
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
之罰者也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
事上帝棄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
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
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
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

墨子之有天之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
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
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
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
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
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
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
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
王公大人之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
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
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
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
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
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
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

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

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
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
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
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
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
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
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
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士正

之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
得次已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
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爲正
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正
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
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
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
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

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牝豢其牛羊犬豕潔
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
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
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
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
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
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
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
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
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牝豢其牛羊犬豕潔爲
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
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
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
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
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
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

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
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
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
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
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
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
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
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
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
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
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
此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
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
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不從
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
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耘失社稷

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
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責不之廢也名之曰失
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
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
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
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
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許不欺愚也
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

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
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
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
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
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
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
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
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

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歛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

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園胥靡婦人以爲春酋則夫

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告四鄰諸
 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
 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
 總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
 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
 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
 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
 為正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

千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
 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
 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
 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
 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
 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
 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况有踰於人之墻垣
 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

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墻垣袒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弁此爲殺一不辜人

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索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蕢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蕢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白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

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
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
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
異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
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
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
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
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
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
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
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終

墨子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第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

民之爲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
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
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
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
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
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
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
爲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

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
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
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
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
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
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
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

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曾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神鬼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

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

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用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弋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誡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

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謀若此之懃邀以
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
若書之說爲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
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
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帝享女明德使子錫
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
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爲句芒若
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殺
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
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
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
齊之社稷宋之有棗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
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
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殮之車上當是時
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

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
鬼神之誅若此其憺也。以若書之說觀之
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
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柎觀辜固嘗
從事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
瑩之不滿。度量酒醴染盛之不淨潔也。犧牲
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選失時。豈女爲之與。意
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絙之中。鮑何
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株子舉揖而橐之
殪之壇上。當是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
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
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憺也。以若書
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
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國中
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
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

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淵漁
搃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
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桃
神之而彙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
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
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
此其憚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
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

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
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
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
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
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
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
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
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

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
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
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誅
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
分哉非爲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
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
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
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

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
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敢位必擇
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
之勝脂肥倅毛以爲犧牲珪璧宗璜稱財爲
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
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
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
祭噐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

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

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

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

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
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
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
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
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
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
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
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

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
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
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
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
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
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
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
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

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
放幽間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
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間廣
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
可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
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
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

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鳥陣鴈行湯乘大贊犯
遂下衆人之螭遂王乎禽推哆大戲故昔夏
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推哆大戲
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之衆兆億侯盈厥
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
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
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

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剗剔孕
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
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
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
王乎禽費中惡來衆畔自走武王逐奔入宮
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爲
天下諸侯僂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

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
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
貴衆強力勇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
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
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
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
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
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

有子先其父死第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
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
死者非父則毋非兄而妣也今潔爲酒醴粢
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
妣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
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
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
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
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
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
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
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
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
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
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
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

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牒黍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

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接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歛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歛乎萬民以爲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

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

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
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
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
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
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歛乎萬民
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與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
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

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
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
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
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
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
使丈夫爲之廢大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
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
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

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
竽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
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
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
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
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
也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
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
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是以食
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
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
人惟無爲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
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
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
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絳
履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

藝雖亦不紡績織絰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
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
主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
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
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
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
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
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
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
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絰多治
麻絲葛緒細布繆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
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
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
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
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歛關市
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

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
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
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夙興夜
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是故布
縵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
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
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桓
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

不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
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殄
其家必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
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
銘瓦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
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
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
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

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八終



